

永豐縣志

永豐縣志卷之三十七

藝文志

阡表

宋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養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阡表

一

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

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博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菲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錫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甯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修表

世譜碑刻
見序文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阡表

三

三

曾大父行素府君墓表

鍾復

嗚呼曾大父去世四十有六年復始以進士及第任翰林編修日食大官專以文字爲職業歲餘又蒙恩選比二十八宿讀書月給以油燭費仍勅賜宅二區復夙夜自揣德薄才淺無由臻此因思少時從先大父居嘗語復曰汝父雖早世而吾家積善已久後嗣之興其在汝乎因請其故大父乃言曰當前元盛時吾家饒於貲爾曾大父樂施予歲推所餘以給鄉之貧乏不能自給者秋成適所償不收其息遇公家賦役甯捐己財以應徵需不忍刻剝乎人居家孝於親友於弟睦宗族篤婣親信朋友恂恂恭謹雖童僕不忍以辭氣加焉春秋祭先俯仰齊慄如見其享之者

鄉邑無大小無貴賤皆以仁厚稱之元季盜起劫掠者靡虛曰隣有豐於財者盜環其居而火之亟奔而告曰爾家無驚害不爾及旣而火烈風猛延及家居羣盜趨救莫能息咸悵然曰火及善人居吾輩之罪也暨聖朝平定貲產半耗入不給費遂教授一鄉不擇子弟之貧富有無一以至誠告語之遇歲歉雖無餘貯而樂施之心無異昔者里嘗有恣爲橫暴而及禍者悵然嘆曰火之烈也其能久然人之惡也其能久昌天不禍人人自取之歲己未族有相訟者詞連吾與汝伯祖俱逮獄或勸以自直輒應之曰事之曲直有司自能理之吾何憂焉事果白而釋戊辰秋八月屆七十命具酒殺招致宗戚飲而盡歡夜忽夢一神人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阡表

四

以綿覆其面覺而得微疾翼日命家人取水沐浴旣而具衣冠坐中庭集兄弟及所親者告曰吾年已七十含笑入黃泉但願子與孫忠厚永相傳言訖而逝復聞大父告語之詳泣而識之雖不敢以遠大許然亦竊度祖先積善如此旣不獲膺報於其躬天意其或有在於後人乎復永樂庚子以易經領鄉薦宣德癸丑始登名春官進對大廷乃獲授今職而朝廷封贈之典僅得加於父母而顯榮褒大未能遽及於曾大父若不表於阡則無以慰神靈於地下而復之責莫道也曾大父生元至正己未八月十日歿於大明洪武戊辰八月十有一日是歲葬於里之紫博後一紀復始生嗚呼善惡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歐陽文忠公嘗

有是言矣復不能如文忠公之賢所以報曾大父之善者其亦聽之於天歟

南原阡表

鍾復

嗚呼惟我先考生三十有三年而卒復時方七歲多疾痰賴餘德遺休不殞其躬得至成立以階仕進又幸聖朝以孝治天下凡仕於朝者自七品以上三載考績得受誥勅封贈其親於是先考得階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嗚呼親存而克致養者人子之職也親歿而受追贈者朝廷之恩也復獲戾於天幼罹艱苦弗獲致一日之養賴國家哀其祿不逮養特賜褒贈使得伸其私志惡得不表於阡俾見者咸知聖朝推仁廣惠不遺臣下之所自出者如此而先考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阡表

五

之闕德潛光亦因是而暴白庶幾人子之職得少致其萬一焉復自幼知力學家或乏油燭見太孺人向月紡績輒從旁誦習太孺人間呼而語曰汝兄弟不幸失父我婦人不能爲汝身庇汝其勉學然天雖嗇汝父之壽而我自歸爲汝家婦知汝父存心之仁天之所以報者或不在其躬而在於其後乎夫仁者有後自古而然汝父存日家頗富歲計之餘足以及人歲永樂甲申鄉里凶歉莩者相繼汝父惻然曰人困如此可獨生乎乃盡散其餘以給里人其事伯父同於己親用弗給則推以助之居弗葺則資以成之每語我曰親戚隣依尙相救助况伯父乎且伯父與吾父同氣也伯父安則吾親安時籍久分異公家賦役□仍

汝伯祖年已老而諸子幼力弗堪支汝父又嘆曰一木支廈豈能久安必相資扶始克永濟適天下再新編籍遂合而一之至於友愛弟妹出於至誠敦睦宗族展敘媯戚各盡其道死之日無少長疎遠哭之極哀是豈偶然哉皆由汝父存心之仁也仁者有後斯豈誣乎汝宜勉之哉復佩服太孺人之訓夙夜勤勵幸受一官雖才涼德菲不克大顯白於先考而國家追榮之典亦豈可易得哉是宜表諸石使後之子孫有所考見正統五年歲庚申秋八月吉男翰林院修撰兼修國史經筵侍講復表

雙江阡表

聶豹

惟是雙江口在今廢藥師寺後蜿蜒盤結風氣鍾藏元未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阡表

六

有異僧過而歎曰此吉地也不數年有厚德者居以昌其世我先祖考和公爲德公仲子自恭公來由磊源卜居於西隅之下市者凡四世下有六街三市之樂致民聚貨日緣爲龍斷擇勝者競居之而我祖厭其煩喧謂毓靈章教擇仁非智耶乃改卜是圖卜而得雙江口居焉實爲雙江始祖祖英烈偉特有古壯士風天覆元運祐啟我皇明天下稱亂盜劫四起祖散財練兵團保鄉族獲免播離賴實久之元俗午日競渡剗木爲龍以侈侈者用墨鑱龍於兩肩襲以紗袍映爛其文爲雄洪武初博徵天下義勇領官以治惟染元俗者不得與祖方以義勇爲辟舉首薦自惟其素不樂人籠駕而朝恩暮死重典方殷遂文身自廢得

保首領世嘗稱爲聶花人而不知其所自是得之先考水雲大夫大夫得之我祖考巽公云祖娶胡氏孺人生我高祖考瑞公四人長敏高仍居下市今其子孫旅寓於湖之孫家灣次敏行生子汝昭昭生子曰高止次爲我瑞公以父命督運城甌之京運者率以稽程戍死於邊惟公如期得歸歸沈於南昌之象牙潭說者謂劫運使然念之痛哉又次爲敏惠惠倜儻英特卓有父風麾金擲帛施賚旁周叱咤揮霍雄跨一代惠生汝沖汝英汝韶英生定遠定佐定傑定寬定顯韶生定賢定榮定美沖之後不延今所遺叔伯兄弟子姪行如宜順等凡四十餘人則英韶之派也瑞公蚤世翳我高祖妣楊氏孺人少寡而艾二孤煢煢相爲形影長曰瑚甫十齡次曰連甫八齡卽豹之曾祖考也時家人有欲奪其所守以利有者孺人泣曰我躬之弗卹遑卹其他敝蹤之遺孰與完璧完璧之玷何辭以白魚腹之葬耶結茆野處苦節可貞曲成二子再造有家念之痛哉瑚生愈盛愈隆愈碩愈大愈堅愈彰連生日聰日明日睿日智日新聰卽我巽公也今所遺伯叔兄弟子姪行如本積等凡六十餘人則瑚連之派也始祖延祐元年甲寅十月十一生歿洪武十四年丁酉四月十八日胡氏孺人生歿未詳合葬於所居之左高祖妣楊氏生至正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七日歿正統七年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附葬於姑之右據譜云也豹每於冬至之祭得從伯叔後展觀

始祖考妣遺像像貌殊古巾以髹紗爲之若今之平巾然
上世所謂四方平定巾是也髮束而不幘鬢腳鬢鬢四垂
廣頰長頰修眉巨眼虎鼻虬髯紫衫而白靴望之凜然生
氣非常人也胡妣無簪珥諸飾髮盤結於頂覆以黑髻若
拳然服長袍色白而緣紫兩像相顧坐尙右安知其合葬
也不以右爲尊耶蓋古人尙右故耳今譜云楊氏妣附姑
之右附姑是也左右字或者其誤耶譜又云敏行夫婦合
葬於親墳之左又安知左非右字誤耶嗚呼厚德符讖餘
慶昌世擇仁以居懋哉創始惟茲瑩兆視守弗虔童孺嬉
游羊豬蹂踐封土日磨肆磚外見豹於是泚頰痛心號諸
伯叔樹碣乘墉昭靈衛魄仍表於阡使我後人得有所考
也嗟爾後人無忘所自古人飲食豆間必祭矧茲功德不
朽世世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阡表

八

澹樂府君墓表

聶豹

於維我曾大父澹樂府君先世七十年矣始克表於其墓
豹之罪也府君積德百年而發於豹之身已復發於兄之
子靜咸以進士相繼起聲是故貞珉昭遺顯書表世謂非
豹之責乎府君八十一而卒疾將革起而命曰吾平生無
欺天事吾身後六十年當有食其報者物土而讖之云下
後田園多退敗子孫榮貴卻紛紛不謂夫言之若是其幾
也世常歸德於風水之祥而不知善無不報歐陽子固言
之詳矣府君八歲而孤爲我高祀考敏瑞公之仲子瑞公

督運城甑歸溺於豐城之象牙潭祖妣楊氏孺人子遺少寡靡中外可恃據全業者搖其守忌女貞者危其孤誅茅以庇績紡以生沈晦險艱窘凌萬狀其所以曲成二孤潛消猜毒豈惟痛弗忍言蓋言之未易爲詞也先大夫水雲公類嘗追論疇昔每用酸鼻喉隱隱聲幸而天道好還苦節日亨弱冠奮樹光昭貞訓易云幹父用譽府君無愧痛維魚腹之葬死王事也每當寒食濱江羅祭號天泣血若有慕於曹娥之烈已而悔曰吾養不逮吾父而尙幸於其母吾豈若匹婦之爲諒也哉歿而哀孰愈生而養鬣毛之肆祭孰愈雞黍之爲歡於是殫情致樂曲意承顏泣扶和怨篤彝親也刲股爲糜起危疾也卒以老康考終於食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阡表

九

有福寡孤之天於是乎始定也蚤嘗築室數楹顏其堂曰澹樂晚復改築別墅於所居之右屏紛謝喧幽頤晦養百步之外十年不履於時立言君子如戴天曹瑞陳水部律輩咸象德揚文具存乘載其畧云聶君家故饒裕而性嗜儉樸所居之堂畜禽養鶴聚古法書名畫冬一裘夏一葛日食飯一盂蔬一器客至不設盛饌焚香啜茗彈琴觀書而已至賓主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視其貌若囂然自得者故人之登其堂皆若飲元酒而茹太羹焉是蓋得諸見知才數語也而府君之樸風古行跂而象之謂爲三代之逸民非耶府君五男三女長日聰次日明次日睿又次日智俱戴妣孺人所生側室陳妣又生子日新聰卽豹祖考異

菴公也公生本治玉治敷治玉爲先大夫水雲公字明公
生本厚本循本兆睿公生振肅振用智公生本植本立本
積新公生本誠玉誠本治生元化能化開化坤化先考生
文偉暨豹敷治生文理文密本厚生淳化欽化本循生郁
化振肅生文朴文璽振用生文熙文烈本植生恢濟恢民
本積生湧海本誠生文韜文輅文博自是而下若靜□輩
凡三十餘人靜而下又凡二十餘人讀書業舉子者代踵
相接卽如環充廩膳乾概充附學俱縣儒學生員不有先
德孰開我後表阡以識謂非豹之責耶府君生洪武二十
年三月二十二日歿成化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妣生洪
武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歿宣德四年九月十五日陳
妣生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歿成化十三年十二月
十七日合葬於里之堦段滾浪龍形癸山丁向永臧之
藏百世之祥母貞子孝地義天常嗚呼念茲其永昌

潞州少府城崑郭公墓表

鄒元標

庚寅秋予赴司封召遲風吳城忽覩駕漁舸破浪持刺來
謁者至則吾故人鴻臚育虞弟城崑君也城崑是時爲閩
藩從事轉餉入都魁梧俊碩髯垂垂一望知爲偉人與之
語訥訥不出口方舟徘徊忘其爲留滯也者一日指君曰
夫峻嶒突兀雲霄者非五老峯耶安得御風而至君笑曰
先生不難白日羽翰予請得以蠟屐從事忽風起不一日
至與君褰裳攀躋招五老騎白鹿捫蘿諸名刹予信步縱

吟君側帽而視且咏且笑浮白極懽而罷數日度馬當君謂纍纍如蓮花瓣插雲間者是何山歟予曰此昔者九青蓮也君曰先生豈有意乎予曰可遂偕君吟眺者旬日是時秋高桂馥飄飄乎令人欲仙君哂曰徼先生靈兩年徽纒簿領中今仙仙乎凡骨可蛻矣遂別亡何君陞潞州同知君憚遠不赴則有簡書在單車則無以爲娛遂遊吳挾姬以往未幾而卒夫君事親孝處鄉黨厚材具爲諸生時偉儀時時爲邑大夫重自奉官精力於職事上官大失罔不才之將尉薦而卒或者曰滇苦瘴奈何以內往君雖以貲起家然其心欲有冀遇萬分一遐方之行約結胸臆故然耶否耶然予觀世之持繡斧垂金紫而委命於荒塞者不乏豈盡內與約結耶君一仕於閩再仕於滇所至有聲官下未有不遇矣君時與予私憂過計謂一子而孱後事何若今子訓德器自迥且有諸孫來從予遊予告之曰夫財貨如水然水能濟人亦能溺人喜施予賑貧乏是自濟也若以身爲市豪橫田里馱三尺是以濟人者自溺也訓而不負予言君未竟者其有託乎訓一日泣曰先子得幸先生墓且宿草願一言表之墓道予題曰明潞州少府城崑郭君之墓君靈有知也回思十年前醉踏匡廬諸峯景象得無灑然於予言耶君名奐益字甫虞別號城崑生卒嫁娶詳誌狀中不具列

墓志銘

宋

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志銘

歐陽修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彬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二

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尙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雜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

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三

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卽泣涕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

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尙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志銘

歐陽修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四

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早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

轉尙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卽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敝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五

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墜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

銘曰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陳於揚自梁迄周廬陵爲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靜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鄂州武昌縣尉歐陽府君墓誌銘

歐陽發

君諱通理字適中永豐人也歐陽氏自吉州府君琮始居於廬陵其後子孫分散或在安福或在吉水永豐自吉水析置君實前吉水人也曾祖諱偃贈中書令兼尙書令曾

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觀贈中書令兼尙書令封
崇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考諱昞隱德不仕妣毛
氏君初以蔭補太廟齋郎調韶州曲江主簿陞象州司理
參軍韶州司戶參軍改全州清湘尉未行丁內艱服除授
鄂州武昌尉未及之任而卒享年四十有八韶象皆在嶺
外而皇祐至和 間嶺蠻儂智高叛命盜賊蜂起授命部
送薑粟擒捕姦竊尤爲稱職其在韶州屬邑有南華六祖
寺主僧素以力自恃自郡守而下無不畏之雖長官思欲
少挫之而無以發君以歲時常例點視主僧殊不加禮君
以法杖之闔府稱快國家寶貨皆出東南而諸監在嶺外
尤多岑水僻在深山窮荒之所而最號難治長吏得自擇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六

吏以主之有司以君監岑水銅場歲中所出倍息君旣幼
而孤母適里中吳氏遂育於叔父樂安公及以公恩得官
乃迎其母還鄉人皆以爲孝岑水舊格應有恩加而有司
以君物數雖羨而歲月不及乃報罷時樂安公與貳政府
語君曰吾今力可以及汝他日緣恩必當爲汝求改京秩
君曰某不能自奮其身緣叔父故在祿仕今未能有所成
立而又將奪宗族恩禮以榮一身非所願也君爲人倜儻
豁達不拘小節疎財好義喜立功名任氣自許誠古之所
謂豪傑而不俾有壽不克有所施爲亡之日交游無不惜
之娶江氏子三人曰寵試將作監主簿曰寘曰亡未仕女
四人長適進士劉湜餘皆早卒寵將以熙甯四年歲次辛

亥七月葬君於永豐縣明德鄉烏龜塘先塋之次其從父弟爲之記

銘曰守而不渝勇而知義不屈於貧不撓於利卓然有爲蓋古君子仕而弗達繫乎天理

按歐陽發此碑在永豐縣沙溪之嚴坑距崇國公墓十里許舊爲土瘞道光間樹拔碑出其字圓勁古樸宛與六一公阡表碑筆勢相似

新增

明

兵部郎中習韶公墓志銘

曾 榮

兵部郎中習公之卒於京師也余與中書舍人陳彝訓爲之經營其喪俾歸葬其本里之吳坑祖隴之右後二年公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七

十七

之子岐以書來北京請曰先人旣葬而墓石尙未有銘恐先德終於泯沒幸先生賜之銘則永有所賴余與公同里且交游弗可以辭公諱韶字尙鏞其先家寓吉州宦邸徙居永豐之標岡復遷古城爲永豐人曾祖叔和祖仁益父春輝連世弗耀母袁氏公以元季戊戌十二月三日生自幼穎悟嗜讀書奮自刻勵經史百家靡不蒐獵人皆神異之比壯游荆襄間志益恢廓乃慨然曰學必有師也鹵莽博涉安能有所成乎卽治裝歸奉贄往見鄉先生梁公孟敬從以授五經未幾充然有所得其講說經義下筆爲文皆明白整整不苟先生甚器重之由是遂有名洪武庚午用薦爲筠之新昌訓導誨諸生克勤弗懈凡經其指授者

多所造就丁丑當路者以公才辟之上吏部授南雄之保昌令公在任無所阿徇上官惡之誣以罪下獄更二年事始白調惠之長樂有惠愛於邑人庠序諸生皆受教於公焉懇懇告之以政事文章邑有曾姓兄弟互訐於官積久不決公諭之曰父子倫理之道不可虧兄弟友愛之義不可毀五常之性具焉若能反躬自責不汝之罪否則罪及身家而不汝原其兄弟乞出外更思悔其前訴之失而敦其友愛之情如初而政聲大樹以波隣邑有疑獄未決皆來質於公潮之海隅衛卒憑陵寺僧奪其田而不賦訟於官前後不能決者十三年臬司命公臨其邑諭之以理卒服其詐讓其田歸於寺鄉人因名其田爲習公田三年課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八

最吏部尙書蹇應天府尹向疏其名上之詔陞兵部武庫清吏郎中尋以內艱去居喪無違禮辛卯服除遷兵部車駕郎中其在官褻衣巍冠端坐終日若無所事然而其政靡不舉退食之暇但施施與故舊觴酒賦詩以相娛樂謙卑自下言動恂恂然無一毫富貴態蓋其天性如此明年三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五十有五其所著有言志藁虛菴集行於世平生手不釋卷常舉司馬公家訓以教子弟暇則逍遙陽峯松林之下所居有竹亭曰竹深樓曰藏書軒曰松濤娶彭氏子男六人岐爽雍矜珩鵬珩常從公於長樂以疾亡女一適睦源劉旦式孫男七人孫女三人嗚呼在閭巷而卓然以儒業振起其家有爵祿而

保其榮名於無窮是可以無憾於地下矣遂爲之銘云
公甫弱冠蔚有英聲執贄從師克底於成訓導新昌範模
是託諸生樂從如寶斯琢出宰保昌守正不阿旋改長樂
惠澤孔多晚乃入朝列職郎署官政允修才能益著蒼山
之陽峩峩幽宮勒名於茲以播無窮

西墅曾公墓志銘

楊 榮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
曾公卒於北京官舍予與少傅士奇公往哭之士大夫皆
往會哭翼日子予二人以聞上悼嘆卽命賜祭贈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命工部治墳塋給舟歸其喪將行其季子种
謁予拜且泣曰种父未卒前二日屬春切庶子周公狀其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十九

十九

事行命种請誌於先生幸賜以慰先人於地下予聞而悲
予與公交好三十年而今已矣奚可以陋辭公諱榮字子
榮吉之永豐人其先世出自武城西漢末十六代孫諱據
者避王莽之亂率族人南遷散居南豐廬陵諸郡至宋兵
部侍郎江西湖南安撫使贈武城伯諱晞顏者公之高祖
也元翰林直學士諱德裕者公之伯祖翰林編修知制誥
諱巽申者公之祖也考諱叔誠妣張氏公幼穎敏端重言
笑不苟五歲盡識象棋字七歲從學伯父兩舉十五以其
所學訓族子弟十七出教新淦胡氏塾已有名時儒者鄒
仲熙幼亨輩皆忘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
文學老成尤重公旣作詩勵之復爲龍說期其大用永樂

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公列第八廷試第一賜進士及第太宗皇帝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詔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公爲之首上嘗召問典故公奏對如響每應制詩文皆立就由是深沐寵眷纂永樂大典命爲副總裁授儒林郎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丁內艱上駕巡狩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逮公人以爲危上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公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亦以公故置不問嘗與諸才俊賦天馬海清歌於上前公獨先成詞氣豪磊太宗深加嘆賞陞承德郎秩滿陞侍讀學士預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

重沐賜賚丁父憂復起就職仁宗嗣位上正位儲宮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授奉議大夫錫誥命贈父考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母爲宜人洪熙初元侍上監國南京宣德改元兩朝實錄書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賜寶帶日直文淵閣歲時屢拜御酒珍饌白金鈔幣之賜恩意隆洽一日趨朝以咳嗽遽引退上遙見之詔免朝參公益敬慎弗懈踰年疾復作上亟命醫往視公知不可起自爲讚遺相知者訣別云官詹不小運周不夭我固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焉求雲白山青樂哉歸休遂卒公生洪武壬子八月戊戌享年六十有一公侯六卿以下皆往哭奠而士君子

咸悼惜夫斯人之不可復得配鍾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
三長秬先卒次積次种女五劉毅會鍾公鉉周秀夫胡顥
勉高欽夫其壻也公姿貌魁偉襟度夷曠孝友忠實出乎
天性而才氣志行尤起卓不羣兩京鄉試禮部會試屢典
文衡去取率公平素獎勵後進以爲己務宗婣鄉黨有急
難靡不用情善飲酒與賓朋觴詠談笑傾倒意豁如也爲
文章才思滂沛頃刻千百言不待思索工於書而草書尤
精得晉人風致四方慕而求之者足相躡於其門至於商
確古今講論政治無不切當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
銘曰偉哉曾公卓犖瑰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永樂初科
首賜及第玉質金聲爲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
之懿遠近著聞歷事三朝竭心贊翊寵眷殊深屢進清職
弗究厥施遽爾逝哉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山盤
水繞銘諸其藏千古有耀

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 鄒守益

聶氏自新淦徙永豐初曰磊源次曰下市次曰雙溪國初
曰達和英烈有古壯士風麾金帛募兵結團伍以障鄉族
是爲雙溪始祖至封華亭知縣水雲公四世矣曾大父敏
瑞以督運客死楊孺人緝草廬率二孤居之以矢其節大
父汝璉刲股和藥以瘳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亦以順稱公
諱鳳字玉治身長而癯高額廣顙兩顴突起髭髯虬蟠瞳
光炯炯射人以豪氣自負弱冠出爲塾師怒其相狎也竟

長揖棄去屬伯兄本治以盲廢季弟敷治尙幼遂毅然承家政應門禦侮惟恐拂父志成化甲午夏雨暴漲漂從父棺以去父頓足號曰汝速追之卽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遯洄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公曰此父命也雖以此終身予何悔焉常被酒夜歸父意不樂也怨艾無所容以墨鑱忍酒二字於臂至老不復飲父晚歲爲袁氏所誣官不能白屬續命曰袁氏之讐必思所以報之喪未旬日操鐵椎領二力士執讐而毆之破額折股血淋淋被體袁氏鼓噪欲禦之瞑目大叱曰所不致汝死者以有法耳眾辟易而散正德辛未閩廣流賊突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二

入縣縣不能禦民惶惶四竄公嘆曰使我得長千夫當一隊豈使鼠輩至此命子姪護婦女入山而身殿之賊至閭始荷長剽徐徐而出賊愕嘆尾之行數里不敢迫己卯有強賊破垣逼寢獨持鐵杖伺門側賊投火燭其獨也遂突而入奮杖擊一賊應手仆一賊擁盾入復擊復仆賊呼噪移時卒不可得逞而去每當暑乘月臥松林及行吟荒墟中常見妖狐弄影及野哭作鬼聲恬然不爲動特嫉惡太嚴人有過輒面折之聞郡縣政不使民必蒿目憂民之憂以是斂羣怨而士君子亦以是知之中年家日落卒無他營惟隆師友教子每先富人嘗語豹曰吾奕世種德當於汝輩發之以吾星命之學當某年連捷作某官某年遷轉

其後豹薦於丙子第於丁丑宰於華亭入爲御史出守蘇州皆不爽其數華亭績聞封公如其官而配爲太孺人制詞有剛方孝友之褒鄉人嘖嘖以爲身食其報云旣拜服命惟以祭祀慶弔餘則巾屨如故當農務殷時不離桔槔耒耜事親舊笑之曰兒作御史封君猶作農夫耶公亦笑曰封君無妨於農夫農夫亦無累於御史傳者以爲美談聞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呼豹而屬之曰爲聖賢孰與爲公卿爲公卿父孰與爲聖賢父於是蘇州因歐陽子德以問學卒聞格物致知之要檢身廸吉士類推慕之晚年尤嗜山水作亭五獻雙江之勝名曰水雲人稱之曰水雲先生娶同邑鄒氏詢謀處士之女以齒德相高子洪質直酷似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三

其父豹卽蘇州守也嵩道旭宥俱早殤孫靜邑庠生曾孫棟沒以嘉靖辛卯九月十三得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隣寺北塔山之陽又二年蘇州以狀屬於黃子宏綱而以銘屬於守益守益覽狀而嘆曰古所稱若智若勇若不欲若藝世未嘗乏才也而成人者鮮則文以禮樂之功未講也若公者所謂下莊子之勇可以成人者非耶充抱棺之勇則可以死孝矣充擊賊之勇可以死忠矣公往矣禮樂之功是在吾蘇州能成其身斯能成其親矣再拜而爲之銘

銘曰惘惘本強古稱近仁嬛嬛巧令日以蝕其真相彼巖柏磊砢多節可斫可斤膏之以朽木曷雕而聞灑灑者水

澁澁者雲合而雨下土變化網緼在其後之人卽在其身

對文林郎丹徒縣知縣五獻公墓志銘 聶豹

維茲嘉靖二十年夏六月三日痛惟我伯子五獻中暑暴卒卒之日宗黨親故咸奔頓馳駭曳履齎咨來哭哭速化者疑其疾哭壽者侈其德哭愛敬者頌其禮貧哭無告懦哭無植訟哭無質哭族法者謂惡少罔憚哭義方者謂家庭罔訓是故巡榻褰衾撫躬執手相嚮而哭哭盡哀乃已乃相與治棺殮併力競慮務致堅美嗟嗟兄亡而予然後知兄之德之盛也兄性孝友孩笑以前煦煦于于無足言自予出就外傳游於庠試於鄉北上春官宰華亭守蘇州府憇伏苦塊病廢草野坐臥起居無行不與無過不規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四

無道義不相勗無休戚不相關所不與者惟予奉命點馬南畿代巡八閩暨兄出游齊魯荆襄間僅數年耳乃兄罔不念念予懷而予夢寐亦罔不念兄耽翕無故五十年一日也而謂遽爾凶變耶嗟嗟痛哉予家世以忠厚詩禮相傳始遷雙江於赫和祖瑞公繼起歿於王事孝哉澹甫益振其美不有異菴孰丕承祉善述善繼惟我考妣是蓋積德百六七十年始發於予之身已又發於兄之子靜咸以進士相繼起身予由華亭令召補御史員靜由丹徒令召補給事中而顯考水雲大夫暨兄又咸以子課稱最奉勅貶封封如其子官兩命駢賁三世寵昭人以爲華謂前此永豐未有有之自我聶氏始夫福者禍之所倚也平陂往

復予隱憂焉予閒以語於兄兄懼且省謂仁可回天孝可永世敬可消沴於是宗廟欽焉喪祭虔焉邱壠飭焉教家以立則直己以標世卹匱以篤親扶弱以匡善守貧以彰義度田均賦約鄉正俗繼六一之絕世復西墅之委骨理文毅荒穢之墳瘞僉憲暴露之喪隆師親友敬老慈幼兄惟仁孝誠敬日孳孳焉翼予爲之雖極勞且費無靳也豈謂龍蛇之歲天定勝人人也何尤哉靜寓京首春殤二子子皆駿骨兄聞之慟慟極而眩而仆已而講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一章於致中處殊有發明然皆謔語也予竊疑爲不祥迺四月九廟火火燻天焰諸文武大臣來徐徐靜以巡視皇城職得論劾乃糾胡給事汝霖數諸文武大臣罪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五

二十五

語涉狂妄下詔獄拷訊不死賴皇帝聖明眚災赦過得抑級黜爲建平縣丞道淮揚聞計奔矣夫禍莫險於犯君變莫慘於背父情莫隱於殤子兄固沉幾焉而莫之爲所嗟嗟痛哉先是予荷皇帝恩會言官推薦錄予於廢補平陽守時予以兄喪淺土迺稽程以需靜靜歸爲九月十四日乃相與卜地得渝洲卜吉得仲冬三日自是幽明懸矣嗟嗟痛哉兄諱洪字文偉別號五巖鄉人稱爲巖翁剛方慷慨大肖吾父少不事家人作業好放鵠馳馬彈射談棋月夜每與從兄朴齋橫笛放歌達旦不寐人莫測其所爲予早嘗諷之兄笑曰各適其志而已矣無以世俗淺瑣局局予也嘉靖十九年十月拜命勅封爲文林郎丹徒縣知縣

兄嫂張氏封孺人予兄弟六人長兄次嵩又次爲豹爲道爲旭爲宥俱出顯妣鄒氏孺人嵩以下俱早世生事喪祭永言孝思惟予二人迺茲煢煢子雁斷行鵲原不應嗟嗟痛哉予何言予何言兄生己亥年九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靜卽刑科給事中娶王氏亦以孺人領封次山出李妾少鞠於予妻殤華亭男孫棟女孫閨秀例得書石誌壙以徵於遠也

銘曰渝洲之原奇峯香泉窈焉谷盤不騫不刊鴻漸于磐惟君子安

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坦庵宋公墓誌銘

聶豹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六

世固有盛位無赫赫之光而以布衣質行義聞流暢澤慶悠裕者余於宋君坦庵有足徵焉坦庵卒且十餘年矣其子儀望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上方招選茂異以充臺諫而儀望諸所條對論列率多稱旨天下士翕然歸之上覃恩勅封如其子官人於是知有坦庵云儀望出按河東事且竣預告還鄉將謀改封其窆乃以同年胡太史杰狀來乞銘予知坦庵舊矣而況於監察有師友之義銘不可辭也按坦庵諱聞字聞義以字行爲人坦夷不習爲機曲奸回之行人躡其坦遂號坦庵焉曾大父正己大父邦鉉含章弗耀父魁昂號隱閒娶郭孺人生坦庵坦庵負奇氣稍長誦毛詩攻舉子業不得志遂棄去好涉史傳及百家雜語

觀古人成敗譚當世務率鑿鑿切事情而克家幹蠱凡歲時公私出入不以累隱閒乃伯氏好交游不治生產季且釋隱閒不欲獨累坦庵乃命析券坦庵自取其荒頓而推腴產以屬其昆若季夜被盜執隱閒甚急家眾亡匿獨出身代父竟解其縛尋亦以計自全廣寇流劫至縣糾眾捍禦甚力逆濛反爲仇者報役於官領兵督餉毅然從事自是邑有難事非坦庵不可度田均稅悉以委之里人稱平嘗挾貲遊湖襄有一男子皇皇求附舟初不知爲盜也眾不納坦庵憐而收之勞以酒食居無何叩首謝曰公仁人也害之不祥遂辭去時舟人多病疫躬調湯藥賴以全活甚眾未幾坦庵亦病眾籲天泣曰若等賴公無死公卽不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七

二十七

諱若等能獨生乎忽有一黃衣人來視鍼之尋愈昔人謂孝弟之行可通神明忠信之極可以出入水火謂不信然哉坦庵生天順甲申四月十一日卒嘉靖乙未五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嚴氏生子敏繼鍾氏封太孺人生子鳳俱邑庠生次掀次倣次儀望卽監察君也女一淑秀嚴出適張最簡孫男十餘人儀望幼穎異坦庵於諸子中最所鍾愛遣之就學督課尤嚴遂以文學起科第令吳縣均賦節財有惠政及爲御史值逆帥怙權干紀儀望首發其奸公卿有朝陽鳴鳳之譽且不自滿假而從事於古人心之學日駸駸有聞焉往余弱冠與坦庵仲子敏同受學於梅厓郭先生之門時坦庵以丁稅編役縣庫凡縣之稅

錢贖金咸出入於庫役之手俗號爲金銀庫子以其悖入簿發城社污吏恣貪取焉購而得是役者每藉以致富坦庵不購而得得之而一無所染反以累其家卽此一事已可書況可書不止此而又有儀望爲之子足以顯名當世也歟

銘曰古有善作室者樹漆於始眾以爲落落其後家裕岨然大起嗚呼宋氏之樹德真若樹漆者矣故惟善隆祥惟德昌嗣嗣以爾仁祥視爾履嗟哉坦庵不仕厚積弗施乃延厥祀今舉世重富貴卽使君躋崇據要多珠玉文綺豪雄當世孰與發祥貽慶而食報於其子哉矧寵命載錫輝映厥里保爾後生以媿前美苟其美之可傳斯吾銘之弗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八

毀

貴州布政司參議右渠張公墓志銘 鄒元標

嘉隆間恩江有二大卿陳郭兩大常宋大理皆人傑也其後有少參右渠張公起倜儻廓落人爭謂踵三公超朝右而公感時觸事遂由楚挂冠歸老恩江上而終士林咸悲公長才之未竟而天之不祚世道可知也公下世已廿年其孫太學生沐請銘公元某辱公死生之交其何敢辭狀載公名鏜字汝揚別號右渠其先自曲江有崇文簿洪公始徙居邑治之南十二世而生文臣公洪武初奉旨授揚州太守越五世而生宜眾公宜眾公生應璧卽公父以公貴封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晉封奉政大夫湖廣

按察司僉事公十六爲諸生有才名登乙卯鄉試戊辰成進士授東莞令莞粵難邑而公以精明飭厲從事清賦息訟正俗導民倣神君循吏雜施之會曾一本亂中丞提兵屢剴公偵知賊巢躬擐甲胄與諸兵士攀援所至露宿野處勞撫諸戲下諸戲下倚公爲命賊就擒兩臺上功狀公膺白金文綺璽書之褒賊雖平莞夙所禦賊者以海船而奸人藉船爲利藪遂易爲漁船有司以聞則以受賂中之故賊每竊發不能制公力言於上乃盡復其舊又諸兵以無餉譁公處置有畧諸兵讐服辛未陞南京水部丙子轉刑部丁五調工部晉員外郎陞工部虞衡司郎中公一時才名藉甚會江陵爲政橫暴無禮數有感憤以太夫人年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二十九

高止陞湖廣僉事洞庭長江諸盜聞公至各徙業去賈客帆檣安流無恙兩臺爭奇公適同邑梁汝元兩臺以江陵夙憾置梁於死狀極酷公始而與之解解不得則爭爭而不能得梁死公取其遺骨付其門人藁葬之宣言於眾大夫曰梁生學不知何若然能使楚之人所至成聚其必有詣矣諸公以相國殺梁生他日有白梁生者在勿謂張生不言余將東歸矣諸大夫不能難公陰報江陵陞公貴州參議公遂請得致仕歸歸方三年江陵敗諸臺省果爲梁白冤者甚眾且有服公先見者方欲起公於家而公以老杜門矣公爲人長身玉立與人交肝膈立盡當元某杖於朝也公曰孺子死矣陰備棺以俟朝之人咸咋舌公曰鄒

君不愛死張生敢愛官朝之人復壯之既予不死慷慨解劍爲悲歌數首壯余行晚而覩余遲回兩都爲權臣陰播公不勝忿恨皆賦詩見意已而時以杯酒酌余曰君不在一官回首相對潛然今昔之感嗟乎世士大夫居嘗杯酒然諾豈不意氣凌厲千古然有禍可避利可徼不難以友爲奇貨如公直氣真心臨難不避視古人何如哉公事親極孝事母陳夫人戀戀膝前如嬰兒每食必親奉而後悅事伯兄學博公友愛如少年時里人以爲嘉話閭井有鄰於公不惟不校有難且掖之汪汪雅度尤人所難公位雖遜諸老而度德絜才三公似難爲伯仲嗟乎由今思公公豈今之人哉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

銘曰猗歟恩江特起三卿嘉隆之際示我周行公繼其後名實並宏粵楚兩都所至蜚聲世當權倖屢欲請劍白髮在堂端居深念志未獲竟仕有餘歉左右言臣一髦何忝無故殺士大夫斯去有母可事板輿是御士人大節惟出與處完忠完孝永終有譽塵途旣謝矢志考槃時運清明擬借東山而公不待悲哉人寰老成不作逸駕誰攀公形雖往顥氣長存克嗣家學聿有聞孫爰題片石以慰貞魂千秋萬祀誼烈名尊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志銘 鄒元標

往余甲戌晤視軒陳公青原山公修挺沈靜稠眾中不聞一語間語卽洞中肯竅嗣予過公里遭公田間疋馬青衫

遠睇不知爲太常公留予語竟日夜悉公神情內諳余飄泊南北心常儀之近予獲歸里擬起居公而公病病未幾公沒嗟嗟闡揚先覺流韻來茲予何敢辭公諱慶字履旋名侍御螺田公五世孫侍御傳彬彬生表是爲公祖父俱以公宦粵西東宮覃恩再晉封左布政使大母羅氏母劉氏並贈夫人公幼故貧然攻苦績學爲邑諸生時華亭徐相國督學江西拔公首諸生延爲弟子師丁酉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陞南京戶科給事中時言官卑者蟻附高者毛摯公性無倚毗卒不以搏擊先仁厚疏安重地處餉道皆爲國家計久遠獨操江大臣故以邊材推玩寇不檢公始一糾之卒中公陞公守衛輝人曰是郡衝公不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一

耐劬而公優游豈弟爲守守亨會歲歉且蝗公賑濟有畧郡獨不饑他郡見衛輝不饑且倣其法行之新汲庠文廟及諸惠政具載紀德尸祝二碑是時倭憑陵吳越間甌括爲甚浙鎮臣檄選人需全才可備緩急者陞公浙江副使備兵溫處人曰儒不習兵而公治兵兵愈亨倭寇閩界邇龍慶二邑時歲且除公親冒矢石纍倭二十餘眾喜曰寇去諸公曰獸攫鹿逐會有甯時乎密與諸材官計水陸險易芻粟豐約校卒勇怯棊置星布夏倭果猝至撫臣觀兵亦至賴公調度各軍殊死戰兵氣霆震所獲首功戰艦奪回被虜者無算是舉也僉謂乙卯以來差爲東南生靈吐氣先是有蜚語戲下得倭金若干公下令曰敢持寸金軍

法從事會有白售者公哂曰爾不愛死我敢愛金軍中聞之感泣撫臣上功狀上嘉公丕績賜白金文綺超遷山東觀察使歷陞粵西左布政公所至提綱挈紀穆如清風尋晉太常寺卿卿初固重臣後有官以他途儀部若屬視之公申明職掌爭之力又修寺誌著爲挈令侍穆皇帝郊天賚予甚厚柄鈞衡在昕夕間公遂乞休歸公之歸也蓋給事時所糾者親爲柄臣用前郟修怨嗾公歸公歸惟杜門靜證僅一往青原與郡諸先輩訂學卽余晤公之年公嘗語予曰初久困計偕聶貞襄先生固尼之不得乞祿再躋而謁先生曰我以先生言故困敗至此先生亦大愴送公郊坂遲公登騎公辭不獲遂登騎先生連聲曰履旋履旋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二

行且爲國家大臣豈惟第又庚戌禮闈典試爲南楚歐公洞山尹公見吾郡罔有錄者歐公錯愕尹公曰此必一已開卷得公眾後詢尹公曰何知曰閱其藝必泳遊鷺渚有得者眾以服尹公朗鑑而卜公正學亦奇矣公初號西塘晚號視軒蓋嘗反覆公初居約而卒矚然不涅也有素履往之象靖寇紜慝有履虎尾愬愬之象晚返初服幽人貞吉中不自亂矣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得於視履者深哉近從故箴中得公與塘南王公論學書一通曰透得性根方有下落曰若是良知作主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論夜氣也曰謂聖人通晝夜清明則可謂眾人氣有斷絕則不可公學甚淵獨不喜哆譚以故人罔窺公際公生正德庚

午五月年七十九娶峽江鎮谿彭氏再贈夫人子一銓國子生先公五年卒娶儀部郎泉崖聶公女孫應嶽國子生卽請余言襄公大事者娶廬陵廣濟令劉公則塘女葬龍雲鄉五都澤泉人形丁山癸向

銘曰桓桓太常侍御之裔有烈有行鬱然名世揚驄栢臺端笏留京五世臺省後先芳名出汲淮陽我志何傷士頌菁莪民憩甘棠特命持憲茂著殊勩精鏐文綺惟天子錫東魯象郡公旃公牙風霜隨馬甘雨隨車晉陟上卿望隆中朝倦翮投林於焉逍遙典型旣墜悠悠彼蒼勒言片石用永來芳瞻彼新阡雲樹蒼葱縣縣若存澤甯有窮

雲南按察司僉事少濠湯公墓志銘 郭汝霖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三

公姓湯諱克寬字而栗宋南渡始祖執中來居豐之濠上濠在邑之西咸稱公上濠先生繼營第歐里於是又稱少濠先生湯氏自始祖執中生鼎在在生茂紀紀生才卓湯氏至是益大以繁業儒而且善醫才卓號立峯立峯者公之父也公妣華田高氏生子四人而公爲仲子公幼甚穎敏從學於叔祖一庵一庵曰振吾宗者必此子也自立峯公喪惟母氏在堂四壁煢煢公授徒資俸以供菽水處兄弟則友愛怡怡人共賢之游庠序甫朞年以詩經登歌鹿鳴試春官弗達乃從歐文莊公輩問學於王文成公而得良知之說人或勸之植產業以崇家公曰窮視其所不爲今吾志果一貲產哉旣又連試弗達母宜人謂公曰觀子

數往來京邑非以一甲第耶夫蘭茝薌澤不必上苑而後
芳有鶴在林使碌碌魚蝦人未必曰此昂霄物也夫仕以
行志苟能出一力爲天子牧小民卽無愧所學矣第不第
命也強之乎公於是仕爲崖州守崖在粵東南險且遠有
軍民黎獠之殊號稱難治公因其情順其俗不責以太難
闔境翕然歸化焉州之海口舊泊夷艘久胥爲盜公檄民
鳩材塞之盜弗能肆崖民攸賴崖濱海科第素少公政務
之暇輒集士較文比試登第者四人當路廉公之政靡不
嗟而異焉公丁太宜人憂崖人祠公名宦祠再起補廣之
化州公卽以治崖者治化化有高涼之寇官軍束手無能
爲公竭力調度兵食饒裕寇輒解散以六年報績立峯公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四

封如其官母高氏封宜人遂擢南刑曹郎公聽斷明允大
司寇雅重之踰年陞雲南僉事公持守法令條章不肯與
時俛仰南夷懾服而當路者謂公歉於變通復落職調山
西霍州雙江聶翁時知平陽霍爲平陽屬州州有郭家溝
虜寇沿以往來窺伺平陽雙江翁與公掘塹深濠以防衝
斥而平陽諸州遂藉以無虞者公之力居多人於是擬公
將復大用公喟然嘆曰仕途果可家乎夫人生甯能盡百
齡哉卽百齡吾已六十餘顛毛種種而終日疲精簿書案
牘間以博虛名是爲人者重而自視何輕也乃咏淵明歸
去來辭解組而歸徜徉濠上杜門謝客日訓子弟以忠信
守己之學而所注心者惟家譜未修爲念易簣時猶曰湯

氏之譜未完是予之罪也蓋絕口不及家事公有子二長夢鯨邑庠生蚤年卒次夢鱣太學生孫男某孫女某適余長孫諫公葬數禩尙未有銘鱣以予辱通家聯婣好知公深肅贄持狀乞銘余按狀述公之大致如此竊惟公古君子也不汲汲於仕隨所仕輒著聲稱育民興士弭盜防夷流芳遠播而勲業爛焉公守正不阿咸出於素所操持篤信假令少貶損以赴功名卽能赫奕當時公之自信不無恧矣孰得孰失宜公不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道貴趨時龍蛇屈信公知執尺寸而不能傑然樹勲揚名失之固矣曰若是則汲鄭龔鮑之倫盡非哉

銘曰豐之有湯南渡肇基世顯令聞能儒能醫科貢相埒奕葉流輝偉矣濠公不忒其儀安貞維介奮跡以詩三仕州牧民恬物熙刑曹允明憲體不渝人曰員活我不能規人曰媿阿我不能趨陶賦可歌折腰拂衣豐水洋洋我蘭我芷豐山峩峩我窩我樹人其迂之我其安之人曰固只我其宜只嗟古君子後之明師

陳中山先生墓志銘

戴正心

公諱植字中吉姓陳氏吉安永豐人號中山學者稱爲中山先生元至順壬申鄉試未撤棘同試士聞公所作經義皆曰當爲魁至誦公金馬門賦則曰必魁榜出果第一元統癸酉登進士第授翰林待制爲建言事謫廣東惠州博羅縣令時亂賊朱光卿餘黨負固羅浮山下歲適大歉公

始至卽開倉勸分賙民饑革吏弊去豪蠹簡詞訟民皆欣悅而寇亦有向慕意遂單騎抵賊巢諭以禍福皆聽命解散民復業者千餘家鹽額歲八千引先是道不通積欠萬餘公至不一月旣辦本額復漸補所欠而民不知勞在任越八月辭官養親民攀留不可得率數千百人送至庾嶺歸與臨川吳草廬袁州夏果齊吉水解蒼霖王充耘黃如愚周尙之諸先生相爲師友著書立言公爲人沈深樂易不才氣凌人而精思若學五經俱通自是江右弟子受業者眾若鄱陽傅璣清江湖行簡聶鉉輩貢且第者後先相望至正辛巳母弟政亦以春秋領薦大明洪武壬子公之從子兌又以是經貢於鄉於是春秋爲陳氏專門之學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六

矣公之父良玉俊叟先生嘗以尙書應試後以公貴贈翰林待制長子惠早卒次瑞孫四人誠萬肅貞公生至元甲午卒至正甲申享年五十有一子瑞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潺源下壠嗚呼公生平著述甚富易有發微書有揀金春秋有玉鎖匙狐白裘縛虎手驪龍珠及詩文若干卷行於世正心自幼讀公之文慕公之學思欲一登公門而不可得乃今獲以春秋分教公鄉而公之冢孫秉孚又從正心學以故知公爲詳則銘公之墓豈可辭

銘曰學以成志文以發身不矜其能爭聘其珍建言不諱宰邑則仁庶幾發越如木之春奄焉以止爰返其真潺源之穴卜葬良辰勒詞於石以俟後人

勅封郭母王太淑人墓志銘

鄒元標

淑人王氏故太常卿一崖郭公配今太學生賓舜母子門人諸生詠及謹太母也太常公薨賓舜父子常過予甚篤以元標悉母懿行拜而請銘按狀母蓋太極鄉人故進士王綸裔孫而處士剛直女也淑人生異香滿室達旦乃散自幼慧靜端詳處士夙矜門戶及負奇兆妣至輒曰吾女不比凡子旣而太常公爲孝廉先是娶邱宋二夫人早世妣以請處士曰諾十五歸太常公封君輒以母少鮮能當家秉政爲憂乃淑人上事尊嫜下處臧獲內處前室子奐皋奐伊嘔咻懷覆母忘其非己出二子亦忘其非母出也當太常公計偕封君逝淑人外以當子內以當婦太常歸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七

無遺憾而謝淑人淑人曰婦有婦職夫外之吾卽子也何謝焉太常公官掖垣有琉球之役雖慷慨王事獨戀戀母邱太淑人在堂淑人酌卮酒進曰子爲王臣我獨不爲王臣婦乎爲好語而勞太常公往自是事太淑人益謹辛酉寇至迎太淑人於邑城而早夜躬爲省視人羨曰子忠而婦孝蓋兩難云識者謂母兼妻道臣道使使臣無望雲異域之感則獨難云太常公謝世母時時呼賓舜告曰先公所託爾者謂何哭而督課益急禮請吾邑劉司成爲師屬賓舜曰吾觀劉先生岸偉非凡器爾謹事之後司成時時語予德母今賓舜父子恂恂質有其行人謂太常有後及淑人有母教云母懿行甚夥貴而能下富而喜施予豐

而能約御下而厚皆不具載茲載其大者元標幼讀韓昌黎送段員外之回鶻曰今人持被入直顧妻子語刺刺不能休予竊疑語不休者其人可知然其妻亦無可託者故然人知太常公奉王命異域從容無纖毫內憊卒爲上國華瞻孰知有母相於內故太常視夷島若之家都然不然其不爲不休者無幾母相公生存代全子道而復以身振公家於旣歿之後太常澤視它氏猶新則尤難昌黎如在擊節流傳當何似者母生卒年月具狀中茲不載

銘曰使臣不波室有攸宜貽後式穀堂有仁慈怪哉生之日香滿室視昔人所稱太常之妻何其千載而下視我銘
馨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墓志銘

三十八

留守參軍磐石郭君墓誌銘

鄒元標

去年秋予偕汪刺史羅給諫弔文毅文忠遺墟是時秋聲戒節月明如晝因得盡覽諸名勝文毅廬在太極鄉四山環繞似太極圖層山郭氏太極鄉故族而明以太常一厓先生顯先生有介弟汝梧常一再接予儀度豐碩差不及太常先生然亦稱偉男子以乙未年二月病卒其子某某走予乞銘予不得辭君諱汝梧字時鳴別號磐石封給事公中軒季子給事公棄世君年可十六太孺人念之深常呼而泣曰疇夢三星投懷天乎豈獨遺子爲未亡人憂耶君跪而告曰終不敢拓落遺大人憂乃發憤學書書未竟久之用貲入爲禮部儒士初仕閩臬再陞粵藩俱爲從事

君有心計數轉輸京師一洗宿弊得上官意亡何轉中都
留守經歷先是有持贖報陞太平別駕者既得中都報人
皆尼君勿往君曰高皇帝湯沐地予何敢擇官爲乃如中
都上官廉其才委署天長署篆凡獄訟賦役學校一如真
令天長人曰安得借郭使君常長育我乎而君以病作倦
遊歸遽卒鄒子於君不能無憾焉辛壬間江陵用秘計以
賊污劉御史實無勘賊有司皇皇計無復之適君家父子
爲人誣乃諷君家得御史安成田爲代贖君揮千金不辭
後卒以田還御史御史有知其德君當何如也太極去恩
江稍遠邑稱勾攝逋負最難治者必首之予察其地多矜
氣岸然非如甌脫不可化誨安得起文毅及太常諸君子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三十九

一 回古之遺俗哉予銘君有餘思矣

銘曰幼而孤仕而中都歸來乎有燦者星殞而坵墟
國朝

陳五峯先生墓志銘

謝濟世

陳檢討者卽余西北域記所稱陳侍御也故事新進士選
入翰林優者授館職二甲編修三甲檢討或出爲御史部
曹近歲編修檢討有改御史者獨君由縣令爲御史復入
翰林以二甲授檢討皆異數也君諱學海字二登號五峯
世居江西吉安府之永豐稱顯族至曾祖諱啓賢祖諱健
父諱泰交世僅以孝廉秀才世其家康熙癸巳恭逢

萬壽恩科君復聯捷舉進士其舉進士出余舅氏翰林學士蔣

石塘先生之門余之識君自此始雍正乙巳春余服闋回京取道山東過恩縣時縣令已內陞去百姓尸而祝之曰我父母也或曰我師也亦有幸其去者曰閻羅老子耳問令爲誰君也君內陞補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精律例能平反著稱凡部院堂官出差審事多奏請以從丙午擢御史未視事有

旨隨侍郎海壽史貽直往河南審巡撫田文鏡參各屬員及河道佟鎮揭巡撫諸案歸直御史署時余亦由翰林改御史復相識於臺中君之在河南也與兩侍郎持平執法盡得巡撫欺罔狀爰書定矣頃之海侍郎念巡撫勢弗可敗悉反之君力爭不獲且被逼畫題恚甚既入臺謀於余曰吾永豐縣志

必檢舉今奏牘已上恐無濟耳余曰濟則君之福不濟則臣之罪我必劾之先是田文鏡密奏直隸總督李紱將結黨爲被參諸進士報復旣而李果面奏余疏復及是事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四十

先帝欲別白之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余與李紱交關狀余不服辨厲大司寇命刑訊君亟出班立庭中厲聲言曰與謝濟世交關者我也乃罷訊翌日九卿復

旨并劾君余奉

恩旨釋放効力軍前君獲免然君幸免知終不免次年春以病告舊例遣官驗病先示期一日君坐觀書兩御史猝至不交一語去於是都察院堂劾君詐病且連及前事亦奉

命効力軍前君胸襟瀟灑去官無異在官觀余記君失馬事可想見其爲人公好學多能尤精岐黃術在戍所全活甚多嘗謂余曰吾輩存心愛物而於人有所濟者此而已歲己酉

垂念効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劾予狂妄九卿又議余謗訕其年冬同奉

恩旨余免死君馳驛還朝改授翰林院檢討君起罪廢之餘不忍遽言歸亦不敢復言病擬以五年後援例省親甫三年太孺人凶問遽至君戴星徒步返里門經營大事畢積勞且毀遂病頭疽以卒時雍正癸丑年正月九日也距君之生康熙乙丑年九月初十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傅孺人子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四十一

六大椿大桂大櫨大樟大檉大枋君賜環後余留戍所又四年一夕夢君入門撫掌大笑曰田文鏡已伏冥誅矣覺筆之遲數月有京使至問之信己卯今

上卽位余亦蒙

恩賜環甫至京卽遣僕訪君僕以君行狀至嗚呼凶人不終善人亦不祿而入夢之夕乃其蓋棺之日也乎出寢門而哭之又四年余官長沙其孤大椿將葬君於秋田雄鷺山之陰來請銘又哭而銘之曰

有狐跳梁兮在嶽之嵩二獫從之兮並離於凶獬折其足
豸缺其牙累累曠野兮互相齧蝨一朝泣別兮豸入雲中
雖則雲泥隔兮夢魂通豈意獬躡其後兮豸已昇騰而絕

蹤眺兮眺兮追企何從
獬兮獬兮仰天嗥慟

張府君墓誌銘

惲敬

敬始官江西新喻卽聞永豐張瓊英有學行能詩新喻鄰
永豐而瓊英官瑞金縣學教諭去千數百里不得見及敬
調瑞金瓊英已官安徽天長縣知縣而瑞金士大夫皆賢
之飲酒必舉瓊英所居曰鶴舫先生時臨我出其詩曰此
所贈也少年必相尙曰我鶴舫先生弟子也後敬以公事
赴南昌道出吉安時瓊英以疾辭官歸授經青原山中相
遇今年復相遇於南昌瓊英棄知縣就府教授敬以此高
之瓊英以尊府君狀請誌銘敬不敢辭按狀府君名奏勲
字匡世縣學廩膳生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墓志銘

四十二

勅封修職郎瑞金縣學教諭世爲永豐人曾祖諱蘇邑庠生祖
諱睿千父諱振皋歲貢生選雩都縣訓導未赴母郭孺人
府君性和易喜爲文章教子弟有禮法生平不佞佛亦不
斥佛曰吾爲儒儒者之道自盡而已凡道書丹經皆不觀
曰修身謹疾而已天下豈有仙人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
八日卒年七十配聶氏

勅封孺人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一是年九月一日葬
於東坑之原廿九日聶孺人祔焉子三瓊英嘉慶六年進
士饒州府教授次瓊芝邑廩生次瓊荃邑庠生
銘曰二氏溺人徧太九州盡未來際居貴當富冀延福命
惑同婦寺其中賢智好談精渺雲縱波肆肌血貫注如父

子性師師弟弟豈知律教溢爲禪悅義外立義上昇不驗
遁言尸解守尸尸敝全真之說以仙援佛類彼非類而爲
儒者後身先口以諍而諄吁嗟大道爲識所界萬端破碎
府君持論能平則正勿謂近易刻之堅石永永無泐爰告
後世

行狀

明

中順大夫浙江處州邦伯敬心黃公行狀

劉素

先生諱嗣真字克敬號敬心其先爲江夏著姓自嶽州徙
居撫州崇仁之巴塘五傳而徙居廬陵遷鶯鄉之野溪是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行狀

四十三

後族大以衍而詩書代不乏人故譜牒實有足徵者曾祖
子度祖文叔俱有隱德父務立倜儻好遠遊以資累往來
襄樊間遭世變道梗不歸先生其長子也生而岐嶷居家
承母訓旣長親明師友氣貌魁梧端居寡默喜怒不形於
色與人交必信待族婣有禮遠近以善人君子稱之時家
頗饒每痛父不逮養眊眊心目或形於夢寐發於聲詩里
之能文者更唱迭和以舒其抑鬱事母至孝作堂以奉起
居旨甘滫瀡克盡其誠前進士成庵劉先生卽其字而語
之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推敬以事親雖古人無愧也遂
名其堂曰敬心并爲之記婣友咸歌詩以爲母壽日徜徉
其間常自誦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故於名方善藥靡

不精究尤篤意家譜積久始成其後母以天年終葬祭有儀哀毀踰禮時洪武二十三年夏聖天子詔徵天下明經賢才先生應詔如京師於百千儕輩中名居首選優禮而歸之期以載至明年入覲御賜冠帶衣履卽日授中順大夫知浙江處州府事下車之初首以尊學校明禮俗爲急務時翰林蘇公伯衡以老乞歸天朝優之俾典教茲郡一日從容謂先生曰廬陵爲文獻之大邦永豐又歐陽文忠之故里其士大夫秀而文今司訓員缺惟明府擇有可舉者幸留意焉先生卽以貞白對旋遣使馳書幣抵家致請貞白顧義不容卻黽勉治任往爲問安計旣至郡先生勞來曰汝不遠二千里間關跋涉意亦勤矣吾所以如此者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四十四

欲大器之晚成也蘇公又以書致者數四得往來縉紳間辱遇不薄而貞白竟以非才辭歸時二十四年冬也蓋處爲浙大郡政事文學禮法之士彬彬焉出賦稅之重版籍之繁甲於他郡而先生居之晏如也故以循良著稱去年冬以僚佐失職赴京奏豁賴聖恩宥過而竟以疾卒於京訃聞雖知名不相識者亦爲之流涕矧至親乎余謂先生好學篤行以布衣不次超擢位至二千石人所難能至於歸死一節修短有恆夫復何憾若東漢班固之賢猶不免爲瘦死况後世乎但生者不能不爲之慨痛耳先生生元統甲戌二月二十八日卒以洪武壬申閏十二月初七得年五十有九娶同里杏園張氏有婦德無子俾弟克讓之

次子爲先生後從治命也女二人長歸貞白次適王子述今旅櫬南歸葬且有日貞白以子壻於其世系事業得之爲詳雖予言不足取信於當時然於義有不容已者姑掇其梗概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用圖其不朽云

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郎中前刑科給事中泉崖聶

君行狀

郭汝霖

君諱靜字子安姓聶氏別號泉崖先生其先出衛大夫奭食采於聶故爲聶姓卽今霍邑是也聶至晉時有達義者尹新淦卽家新淦之拏埠至宋有四十四郎徙居永豐之磊源繼恭甫者徙縣市至元末達和府君居今雙溪遂爲雙溪始祖而諱敏瑞者國初死運城磚其內楊氏矢節靡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行狀

四十五

他以育二孤克延後裔高祖淡樂公諱汝連者嘗割股和藥以瘳母疾其曾祖巽庵公諱日聰者事繼母以孝稱祖水雲公諱玉治以貞襄公貴封華亭知縣倜儻嚴毅鄉人稱長者考五獻公諱洪樂施與鄉人有小競輒就取平以君貴封丹徒縣尹妣張氏封孺人而貞襄公者君之叔父也五獻公生子二人其次早夭而君居長君之始生貞襄公聞其啼聲喜曰是兒必貴旣長穎敏不羣貞襄公時或向客以書旨試之君應聲而對每有奇語貞襄公令華亭時延楊南石授之舉業間讀史能掩卷預料其成敗不爽嘉靖戊子君以儒士入試遊泮貞襄公守姑蘇君又從學吳門公試州邑士令君閱卷可否稱公意嘉靖甲午中江

西鄉試明年乙未登進士張公龍湖爲座主薦考庶吉士君避嫌不赴尋授丹徒令過泰州訪心齋王先生講萬物一體之學遂師事之蒞任之初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氓墾荒業督學某欲開黌校泮池適有豪民方君令其竭疏鑿之力以贖罪不三月而功成民畏君廉明不敢玩如此昭聖太后梓宮祔顯陵由真楊遡九江而上撫院歐公石江屬君攝迎送事事悉辦而民不擾歐公大喜獎其才丹徒錢糧多虛耗詭洒撫院委君丈量君訪學庠才德之士十餘人又令其擇耆民之行能者數人宴之公堂而相與盟約各盡心公事毋或踰法僅一年而冊完無絲毫弊至今丹民守之爲定規撫按交章薦君才四年以績滿詔封父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四十六

母如其官擢君補刑科給事中九廟火大臣來救者徐徐君糾胡給事李御史劾之忤旨廷杖黜建平丞抵淮陽聞封君訃奔歸終喪事貞襄公守平陽負謗下詔獄君輒趨都下而貞襄公事白君補曲周丞陞國子助教庚戌虜犯京師君分值守安定門卽以矢射二虜虜不敢過安定門肅皇帝親見之問爲誰對曰國子助教也上曰何不作兵部官明日擢君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值貞襄起爲兵部侍郎君改禮部祠祭轉儀制司郎中南野歐公爲大宗伯慮宗藩祿糧難繼因詢王府人數多少君答曰郡王凡若干鎮國以下凡若干祿米歲計凡八百五十三石歐公知君之精鍊也令具王府事宜君輒疏祖訓有六世以下授奉

國中尉之文因依次降殺宗女則授縣君鄉君之號宗壻視文職官銜女視命婦就王府謝恩不必赴京又以宗室犯罪有輕重盡送高牆內臣押護官眷甚爲不便請各處建閑空宅如高牆制處之又以縣官間有被宗室欺毆者職守輕而無法制也盍令以後生子通狀該府州縣而請名請封之日須該府州縣保結禮部方與題請又以庶人宗室祿米過於中尉如江西河南等處各府庶人萬三千有幾故其間亦有樂犯法而爲庶人者歐公多是之請爲定制焉君時過侍貞襄公公每與論邊事君歷歷談其要害與將材長短後成敗或警報至公必召君策之凡章疏多君具稿公嘆曰物忌芳潔人患多材吾懼汝之不能久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行狀

四十七

內矣歲甲寅各王府萬壽表該吏以誤益字罪及君君受廷杖歸明農清溪之莊每念水雲公五獻公常欲徙居城北而未之逮也因易名雲坊鼎建安貞堂四親祠於左右以祀高曾祖考而張安人當歲戊午卒奉柩葬於虔之儲山壬戌之歲又以五獻公葬穴稍偏哀苦改正迄癸亥冬則貞襄公棄世矣君竭力營辦殯殮如所以喪五獻公者其塋則在於里之仙女塘從貞襄意也明年乃遷水雲公與鄒夫人於百蛟之五鳳山山川奇秀稱佳城云先歲之丁巳君從貞襄偕邑士夫請於當路辨減邑之里役銀千餘兩辛酉閩廣寇犯本邑邑令雨亭陳君防禦求助於君捐金募士城守得完賊退復至君用城中兵把火間行大

張金鼓詭言段都司統官兵赴邑賊惶怖走陳公大喜兵燹之後吳令冠山繼至君勸之廣城堡清賦役舉丈量編里甲以安養生民而貞襄欲依藍田鄉約以厚里俗君遂列聖諭六條各賦詩一章於會時命童子歌之聞者深有所感丁卯春心齋季子禔過訪君處之偕春園朝夕講究而仲子璧以己巳夏持心齋語錄來君同蓉山董君燧歐南程君珩訂訛拾漏別爲語錄年譜二書而宋君陽山暨汝霖又爲之敘文君捐費梓之以傳同志君課教諸郎及親戚子弟則不惜重費至纂譜牒飭祀典歲荒則倡義穀以活族之貧乏而宗祠則欲捐資以革故雖志未就而其惇崇之誠可掬矣君學王黃筆法而胸次恢擴長於吟咏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四十八

其律調動軼初唐每興適時輒與親友賡唱不休穆宗皇帝登極詔致仕今皇帝登極詔進中順大夫己巳之冬君病痰溼延師醫療者四年癸酉之秋八月十一日病劇十二日卯時捐館先是余與陳君西塘同省之君氣息已急而志尙不亂非其識與力有過人者能然哉嗚呼世恆謂材難非材之難而所以用其材者難如君者抱奇氣負美材出自名家早登仕籍亦既罕矣卒乃遇而不遇用不終用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而高明柔克君尙未究竟耶君卒之月餘其門弟有善詳君之行實而求余爲之狀余故掇拾君之大畧及其遺美縷縷作者必能爲之誌焉君生宏治丁卯六月二十二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七娶梘溪王氏

封孺人又娶副室李氏饒氏子五長棟石阡知府娶曾顯
序班女次杆邑庠生娶宗聖後裔曾晟女俱王出次枌邑
庠生娶廬陵長沙同知賀沂女次桴聘黃州判府蕭浩女
皆李出次校邑庠生娶泰和生員康誼女饒出女五長閨
秀王出適太常卿陳君慶之子生員銓次閣秀適廬陵廣
東布政張君子宏之子生員雲同三闔秀聘大理少卿宋
君儀望之子之翊四閨秀聘汝霖幼子景舜幼聞秀聘昌
樂知縣袁君禮之子晏皆饒出孫男君選棟生君達枌生
孫女四一棟生其三皆枌生卜以是年臘月二十六日厝
君柩於邑之寶慈十八都鳳形癸山丁向兼子午

木菴先生行狀

陳 馴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四十九

族祖靖州會同儒學教諭木菴先生捐世十有四祀矣戊
申春其孫真以徭役便道過京師謂馴曰昔先大夫將易
簣時遺命兄政曰吾生平心術之微行事之跡子姓惟觀
與馴知之悉吾死之後汝其以吾言告之俾述吾行實馴
聞其言泣而應之曰觀以江州判官旣歿馴敢以學術淺
疎辭哉敬收淚而書之先生姓陳氏諱玘字誠美行四木
菴其別號也系出有媯周武王滅南而有天下封胡公滿
於陳後因國爲姓至唐時有諱旺者徙居江州德安歷九
世宗族七百餘口同居共爨南唐趙宋皆旌表其門旺之
十二世孫珂爲吉州丞留其子和始居永豐之上羅逮今
數百餘年子孫旣庶且富世業儒游經兵亂衰而復盛科

第簪組魚貫蟬聯未嘗乏絕爲江鄉首稱諱用吉諱無異
諱藻者先生之曾祖祖父也俞氏孺人者先生之母也有
淑德先生體貌豐偉神氣明秀嘗聞長者稱其乳兒時婢
抱至中堂案有書帙以手指取視父大奇之八歲入小學
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卽請其說師
詳教之由是勵志於學孜孜不息年十六從先祖虛白先
生學舉子業授以尙書先生曰尙書近代諸兄所治以取
科目豈若春秋吾陳世習之業上世所傳不可改也於是
授以春秋忘餐廢寢以究聖人之精微學大進弱冠補邑
庠生每試居前列永樂癸卯同族姪奎領江右鄉薦是歲
族子禮發解於四川當世賢士大夫稱陳氏三龍以方眉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

山三蘇西江三孔云明年上春官登會試副榜授教職先
生請卒業於太學諸生多師之復試春闈又不偶乃嘆曰
貧富窮達皆天所命不可強求遂受前職會同俗鄙野不
事詩書先生始至申之以安定胡公教條嚴師弟子之禮
朝夕懇懇陳說正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誘掖激勵漸
磨成就皆有節序自是學徒咸知所向斥其浮習敦尙實
行九載秩滿以疾乞賜骸骨歸老於鄉時先子暨建陽教
諭伯貞先生引年林下一日先生請命於二兄曰吾上羅
宗族甚眾然散處不一自元季兵革之後先祠毀於火前
欲重修而不果今吾與兄年各老大荷不思繼其志而成
就之恐愈久而愈不可爲矣將何以妥吾祖宗之靈而啓

後人報本追遠之意哉僉謀協同相舊址湫隘迺改建於七世祖誠菴府君墓道前將興工而建陽公與先子歿矣惟先生巍然獨存盡心竭力以董治之祠成四時祭祀朔望拜謁立有定規先生之功大矣先生生於洪武丁卯四月二十七日卒於成化丙申正月十九日享年九十兄弟四人伯兄膺以春秋經中永樂乙卯鄉舉典教河陰蚤世仲兄詢美通詩書兩經季兄韶美治詩工吟咏俱邑庠生兄弟並敦義讓友愛尤篤配吉水南華曾觀省女克全婦道子男二人長鉞字有威邑庠生次銳字有極隱德弗耀女一孫男四先生篤於孝友睦於鄉鄰至於宗族尤盡恩意自少至老始終一敬好獎進士類凡有寸長片善稱之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一

不置蓋其天性然也學問淵源而本於性文章豐贍而根於理立言祖孟子序事法司馬子長詩句效唐賢古選學晉人歌賦類李長吉蘇子瞻求文者屢滿戶外應答如流畧無難心馴自弱冠過蒙先生鍾愛惜乎先生之嘉言善行述之不能盡述姑摭其大概以授真俾求銘於太史氏庶有所徵云

鍾良齋先生行狀

曾應遴

公姓鍾氏諱掄芳淑舉其字也世爲吉永豐儒族閩溪人先世自廬陵縣來徙居於此數以科秩顯名當世有過公者深理學載集性理而恭愍公以忠死今猶廟食未嘗絕其事見公俯仰則中後公所著書漸傳以故天下莫不聞

曾祖諱濟潔生祖諱得祚生父諱性超是爲養翁翁有子三伯諱揚芳仲諱秀芳皆有聲卓犖公其季子也生十九年而翁歿又二十年而母陳氏孺人棄世公事親至孝未嘗色忤嘗欲繼其先志紹絕學庶幾有爲性精微潔淨然負竒氣好爲奇文用奇字以警覺世人而房師吳公麟徵亦嘆公輒得奇窮公自困諸生餼於庠者十餘年至崇禎建元推恩學校中得不次選士使者遂取公以應後又再蹶於鄉已更踰十數年始成癸未進士是年館選公以吉郡一人不得與泊如也敘應得京官輒棄去遂齎其志以歿始養翁之命且絕也有不羣子三獨惓惓期公大業公好學尤精於易每晨興對天三揖輒呼諸子列堂階語以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二

道德又嘗自謂曰烏紗到頭身不屬我况婦子乎然縱不死國事亦宜爲程朱氏繼公性廉不躡足公門有司不相聞問自治嘗儉不重帛重味者終其身然好習圖書象數時汎濫於外典公接物數有恩自崇禎間歲浹饑室皆貴賣遂罄貲置穀三百石捐其直歸諸窮民逮歲熟取其餘囤倉得繼續賑不絕而貧不能買者復粥之嘗創義館擇里中賢爲師貲以館穀遠近來學又時時與問難由是負名特達盡出其門初公閉戶廬山近十年至壬午游京師遂草疏欲昌明理學弭國變語頗激譏切當世所知羣公輒以恆初六爲戒藏去其稿遂不果方廬山之歸也已與里中人講正六條設義田爲窮丁免役貲又除勾軍牽聯

害使均其糧分其徭勒之碑數行勸農方春始耕必計戶
治耨多寡給之貨償勤警惰其同里田幾萬畝每苦水災
公爲治溝洫計工百萬設法鳩之甫三日畢秋成遂獲倍
而人不勞公持身端方不繇夷僻衣冠不正者不假以言
笑然恩惠數及人未嘗知養同宗孤子有爲僧千里外者
必訪而歸之爲畢其婚五十而獨則生餼死殯皆取給焉
以故人稍稍知恩而事經營且甚悉有方又未必能盡知
也公所著書及詩文甚多然往往爲友人持去不甚藏惜
其已登木者曰俯仰二則初公欲以所學有爲於當世及
成進士而燕京旋失陷南遷公慟哭悒悒得疾卒距生萬
曆癸巳年五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三公甲子丁卯副榜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三

至崇禎癸酉科中鄉試癸未賜進士第出身娶劉氏生子
二長簾邑廩生次子篆郡庠生長女異配本邑程莊壬午
孝廉次女兌卽予豚子傳煜之配寧都縣學生幼女佈配
本邑甲戌進士程某次子仲庸副室曾氏生子筍年幼未
配公旣卒公之孤簾謂公日月有時將葬矣其志業宜見
銘表於有道君子若應遴其婚也審矣素知公因乞謹撮
大要以爲狀

羅一峯先生行實

黃聰

先生姓羅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其先有諱寅者唐末自
豫章徙居吉豐湖西十一世祖釋褐進士授武岡軍教授
諱開禮者宋末起義兵勤王被執不屈死之文山先生爲

制服哭祭焉宋史有傳十三世有諱希揚者與兄希晏淳祐癸卯並舉神童再舉於漕司皆第一與巽齋歐陽公須溪劉大博講明道學造詣高遠卽餘頑松野二先生也十四世祖滄洲先生字時翁元初與諸父榜眼及第士廸上書乞存趙孤棄家至汴城與宗室趙孟滌再議興復有集并混一圖行於世高祖諱以能妣張氏曾祖諱叔彥妣倪氏祖諱永仁號善耕妣吳氏父諱修大號大山素性剛直家始貧乏雖見侮於豪右不能一挫其志妣李氏夫人端靜貞淑相內有方生先生於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酉時先生誕時紫衣籠下用刀開之初未能啼扇以書啼聲方出人大奇之甫五歲卽有大人之度祖母收果於圃長幼競取惟先生屹立不動待祖母收畢賜之而後受七八歲時田業奪於豪右惟稅糧虛存貧不能輸屢被里胥窘迫家人皆走散先生避於塹或依於媼家如是者屢屢九歲纔開蒙於祖善耕凡訓童小學諸書無不遍讀晝夜不倦祖母恐其幼弱入晚輒令休息俟祖母就枕復燃燈朗誦達旦年十一豪右僉點徭役時父兄俱服賈家無餘力止有牧豎一人應役先生日自執書牧牛採薪則以書荷擔讀之雖羣兒戲弄不能一動十二歲受學於里師鄧表臣時無書讀先生遂一隨諸生以次授讀諸生方退先生皆已成誦遂爲諸生所憎侮里師命其同己出入師出則隨而出師入則隨而入也時里胥督征虛糧執先生於里學

師謂其聰敏異常迺試背大學中庸先生既朗背大學畢又背中庸至哀公問政章里胥驚歎遂解所執自是雖祁寒盛暑奮勵無倦南園梁公儀像見而奇之遂許以孫女妻焉有陰阻之者弗聽十三四歲造詣益深一日訪其叔父蘭窻於邑館中士夫咸往觀之倡以詩賦隨手裁答咸服而退十五歲家愈貧欲舌耕以資親養爲豪右所阻明年始得館於鄉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勵志聖賢之學朝夕語諸生曰學豈科第而已乎又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又曰學聖人未至而不學者皆自暴自棄也時有嫉之者屢以詩索和先生曰初會而賡和理也今頻索如是無乃欲難我遂立將命者援筆復原韻外書百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五

韻以遺之專論斯道之傳由是敬服不敢再瀆年十五補吉郡庠弟子員時負乏無貲伯兄應和鬻世業以給俚語有笑之者先生作詩以解之始末詳具所撰昌廷相挽詩序云先生動止語默不違古道朋輩羣排戲之曰道統先生或以其貧陋爲辱欲黜之先生歎曰有志於道者可辱身於學校乎浚儀趙掌教先生永言屢試學行異眾命蠲其贄一日自郡學歸豪右令里長梁自貞錮以歸適縣丞朱曦在鄉責令釋放且爲直之先生甘受不報掌教欲白太守以雪之先生止之朋輩皆以爲學校玷排黜之先生付之自若□委之曰是不足爲輕重也在外獨不讀書耶自入學以來饗殮之奉蠶鹽屢乏雖或飢餓不能起猶執

書就枕默看如是刻苦遂病吐紅二十歲丁母太夫人憂寢苦枕塊於中門外氣體羸憊柴毀骨立逾大祥口始沾鹽醯哀痛之餘自讓曰吾無以報吾母也吾自誓爲一孝子庶幾無愧吾母也先生孝行出於天性凡遇期功緦麻輒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俟闋復故由是遠邇被化能喪者頗眾報闋復學太守張公瑄因見先生困於飢寒命有司調之友人梁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餽乎先生曰汝言是也乃館於梁氏者五年衣食筆楮之費悉資之且推給於家先是田業奪於豪右至是又欲併吞其屋基二兄應和應祥百苦備嘗故不得已乃上書於當道以白其事太守張公閱書驚歎不已遂爲直之二十三歲赴秋闈未捷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六

有見先生策者語人曰某所陳五策一氣呵成切於世道俱可刊行其中無乃命耶二十四配梁氏一室罄然二十六丙子領鄉薦赴春闈遇廖欽止先生於安慶言論契合遂與偕行路費衣食彼此忘其有無丁丑春試居乙榜爲祿仕計已就教職郡人仕於朝者惜其才力沮之不聽遂陰爲脫之援例依親廣昌何喬壽禮聘於家師事惟謹癸未又同廖欽止赴春闈先生多病欽止以兄事之湯藥飲食必親明年至京先生病日重不能臥欽止晝夜扶坐月餘無倦比入試先生臨行強吞粥湯一碗入晚場屋火起先生病不能走匍匐至牆下去火丈許焰已到身自料不能逃生遂呼天曰吾平生爲人無半毫敢得罪於天天

何使我至於此耶吾老父將何所仗耶語未畢忽覺身墮牆背似有神人助之至第二牆高丈許忽上有老者面色火赤髭鬚葱白遂以手提踰牆力非人比至第三牆高四五尺匍匐之跌踣在地懵然不省人事時翰林待詔謝先生主試出自場屋昏暗中見人在地問其姓名已不能對復以手拍其背又不能對謝先生以手提其髮大呼曰汝何人也良久方應曰吾某謝大驚顧左右曰此吾友也遂扶至家調護未幾大山先生訃至號泣以歸廬墓執喪禮如初服闋赴成化丙戌會試時送行者皆聞沿途有鼓籥會銅聲隨之咸以爲光明年果登甲第捷書經魁奉廷對織組數千言拳拳以格君之學爲陳上親擢進士第一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七

先生欲上疏乞就教職諸君子曰狀元就教職世無此例上必不允且汝疏一上眾必排之以爲矯激毋徒言遂授翰林修撰時相與往來者翰林謝先生東白張先生東瀧彭先生明仲羅先生賓之李先生數君子者三越月上疏爲扶直綱常事得罪謫閩之泉州市舶副提舉先生浩然而往士大夫及同年饑別者俱垂涕拜而忘起先生泰然無動容九月抵泉州之郡邑二庠相從講學者五十餘人時祿薄不贍衣食半仰給於諸生丁亥九月二十三日梁夫人卒於官舍囊篋蕭然襲殮無具又三日召命下長子極奔夫人喪歸葬本里先生承命行而所屬殷實通事庫子百餘人莫不牽挽號泣自負餼糧追送數十里遣之不

去蓋先生撫之如子而彼亦戴之如父也戊子二月抵京師有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以謝先生聞之曰進賢宰輔職也何以謝爲仍授南京翰牀修撰九月抵南京甫二月封章辭病上未允稽二年章凡兩上方得歸時相與親密者石齋陳先生木齋莊先生德懋章先生仲昭黃先生質夫陳先生而已己丑八月抵家繼配劉氏夫人十月就醫於門人何喬壽家割田五十畝以給之石齋陳先生嘗寄語云祇因山水中年癖聊道妻奴一日憂庚寅喬壽爲立盱江書院聚四方學者講明斯道之傳先生教人諄諄諭以性分內事至於功名不啻始浮雲過日是歲集易經會要明年稿成南豐有吳孝子者代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八

父死凡五十年無人舉之先生力言於建昌太守謝公士元請於朝以旌之作傳以彰其孝廣昌有屢世不分者亦言於有司以旌其善冬十一月歸家館於湖西忠孝祠之東四方學者咸集因見鄉邑習俗委靡遂做藍田呂氏約法立四十餘條行於鄉陳憲長文曜爲刊遍行郡邑以成美俗四方莫不感化壬辰就醫於吉水門人許濟川爲立文莊書院癸巳饒太守雯峯復迎入廣昌就醫是歲集禮記會要甲午稿成乙未先生臥病厭囂去家百餘里得金牛洞山水奇勝遂結茅屋數間名曰金牛書院同邑毛英懋爲豎同春書院張邦俊爲豎會秀堂廬陵羅貴傑偕姪峻極爲豎正密堂劉襄爲豎靜觀堂以居來學邦俊又割

田百畝以贍之四方士大夫景仰樂從皆不憚道路之違山蹊之險來往日無停車莫不虛往而實歸也是歲著四書攷正講及一峯膚說丙申十月聰往論出處之道林緝熙自零廣來講道數月丁酉二月遂與至文莊過槎溪同聰及王肅忠輩遊玉笥山門人陳瑤結羅浮庵其上先生記之陳大中輩自進賢來學師禮極至是歲洪憲副萬善夏先生止菴置措買田二百於金牛以贍遊學先生力辭納原價於有司將以修永豐學及先賢祠與完瀧岡西陽宮戊戌春張兼素信次遊霜崖洞天聰亦與焉四月集春秋會要於金牛六月稿成時聞張東白有父喪約聰輩往弔七月十日自金牛歸是夜宿於門人黃珪書莊夢曰卒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五十九

不行十三日抵家尋報幹樗病復入金牛二十四日得病時侍湯藥門生陳鈿羅卓劉向毛騷璋張坤大九月十九極始歸自江西侍疾至二十三日病革呼極等曰吾無所恨吾所恨者性分內事有未盡也且於祖宗墳墓族譜未加修理又曰人之爲學全在死生上分曉無道而生不若有道而死至二十四日辰時終於金牛之正密堂享年四十有八先生素尙儉約瞑目後止有常服裘葛而已囊無寸帛乃拆舊掛粗帳以殮門人方婉毛輯張坤大皆脫衣以襲友人羅貴傑貴連峻極助棺以殯二十六日極與門人張贊張博楊敷王敷黃英劉翬羅琳毛輯張舜鐸劉穎銳賴丕嚴魁倫宗叔羅璽羅璧友人王信立輩數十人迎

櫬歸家從奔者數百人又三日宿於六一公祠弔祭者動以千百計十月十一抵家上而宗族朋輩下而樵牧童子填門塞戶莫不爲之慟哭流涕四方弔者不遠千里之外而來知其姓名者亦莫不稱道嘆息先年先生夢詩云明年四十八快把一陽醫牽動老元氣斫開新面皮君臣方瞑眩天地正瘡痍若得長相策蒼生飲上池又夢曰昨夜南樓一夢書生弔祭如山至是驗矣先生爲人正直嚴毅其心如青天白日其節如冰崖秋霜其量如江海之無際其儀若泰山之可瞻孝通於天地誠通於鬼神忠可以貫日月信可以孚木石進退以道取舍以義居敬行恕履仁蹈義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寸長必錄片善無遺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六十

間有孝子節婦雖深山窮谷必親詣而獎勸之既死者爲文以彰之素欲作褒貞褒孝褒忠褒廉等錄未就見有不善不避權勢必直箴之視顛連困苦無辜而被陷者若疾痛之在身必力救之垂死而賴以復生者百餘人文藝中或少有得輒以均諸宗族之貧難者助其婚嫁死無以殮者解衣殮之不能葬者具棺衾葬之至於自奉則食不過饘粥衣不過葛裘家常無半錢之儲或不足給而仰於他人亦恬然不以爲意素欲買義田以周宗族無力未就自少穎敏絕倫有志續濂洛關閩之緒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修身慎行無愧於屋漏富貴貧賤不介於念慮常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貴

者彼惡得而小哉其接人也開心見誠自無隱情雖農夫俗子亦感之以誠故聽其言者莫不心醉而誠服其爲文也萬言立就莫不有關於世教有切於倫理片言隻字道無不寓其教人也必本之以孝悌忠信先之以灑掃應對誨語諄諄終日不倦聽其教者若時雨之潤澤皆得其所造就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也初配梁氏勤儉清淑事舅姑以孝助相有道瑤田梁公與仁女也繼配劉氏嚴正端靜教子有方樂安掌教劉公振後女也子四曰極曰柱梁出曰幹曰樑劉出女二曰瑱早逝梁出曰瑜在室劉出先生既歿四年辛丑臘月二十四日始克葬於里之都溪坵人形會葬者不減於初喪既葬極柱始釋服提學鍾先生德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六十一

卿送補郡邑二庠弟子員今夏門人張博走當塗謂曰先生歿五載而銘狀未就博爲此來吾兄宜述其事使得以造江補拜莊內翰求一言以垂不朽吾道幸也聰以幼侍先生於郡庠後親先生於金牛承先生教愛甚厚得先生行事最詳先生大節高誼天下所共知至於纖微莫不足垂示後世而人有不知者敢不書其所知俟大手筆採摭焉

先太夫人行狀

郭汝霖

太夫人姓吳氏諱回秀永豐鄉中沙吳定舉公之女也太夫人生而聰敏不凡自幼寡言笑勤績女工外祖謂外母曰是女必得賢配故慎於選卜乃歸先君中軒翁閨門相

敬如賓時中軒翁貧窘家徒壁立又適喪其二兄朝夕忽忽不樂太夫人曰丈夫子何李志遊四方以求自豎立故蹙促於一室安乎翁曰吾非無四方之志惟是二老在堂吾何能忘念太夫人曰子不能事父母婦不能事舅姑是安得爲孝子其行矣菽水之任吾可保無違太夫人卸簪珥爲翁行資翁欣然北遊太夫人親操井臼務甘美以悅二親二親見太夫人躬粗淡勤苦而所以事之者又極其備嘗喟然歎曰吳婦賢且能矣翁居旅中得親悅書於是安意無內顧憂時北方值流寇翁又窘而歸懊甚太夫人曰通塞時也人生未必常亨亦未必常困子旣不得志於北盍卷而南翁乃改步遊閩汀山澤多植藍靛族人販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行狀

六十二

賣其處每誑畚人翁旣至以忠信教束族人畚人歸心焉而翁大得其利家業烝烝進忽二親旣逝翁皆不在家太夫人茹荼嚼蓼執親之喪里閭無不涕洟翁旣歸勞謝太夫人太夫人曰子婦一也婦代夫役分也何謝云汝霖兄弟齒漸長向學太夫人督責甚嚴使人闕不在塾或事游弈大夫人輒延族兄輩杖責於堂下曰父勤苦於外佚汝於學而固遊戲以愒日乎何望汝有成也霖遂感激力學不敢少自佚嘉靖甲寅汝霖爲行人奉使東藩便道省謁痛哭先大夫教子不獲見一第太夫人曰汝知感父母之恩卽知念君臣之義矣汝霖拜給諫欲迎太夫人就養於京都太夫人曰人子之孝豈必在口腹吾生平食粗衣淡

有汝二弟諸孫子曰遶吾膝亦可以自嬉汝但廉勤居官効力於國家吾意遂矣霖不能強及霖有琉球行惟念太夫人年老或不堪及抵家見太夫人忻然恬不爲動且飭霖曰事君之義分不避難汝當奮力行毋以我老爲懷退而每謂人曰吾兒相貌決非死於海者及使完見太夫人曰吾固言之矣汝霖在省闈報績朝廷榮封太夫人爲太孺人太夫人謂霖曰汝先世亦有仕者未聞能封贈其親吾今珠冠繡裳焜耀里閭汝之父亦受榮地下朝廷之恩渥矣今聞汝進官府丞專勅汝修灣城汝曷謀竭力報効故汝霖焦心苦身以求致於二役者實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處妯娌長幼怡怡無間至撫誨諸子孫拳拳以孝順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六十三

爲言易箚時猶不忘咐囑族之長幼或時問候太夫人太夫人接之以和有事則勸誠之故族子姪無不愛敬太夫人鄉閭親友時節交際太夫人每厚往薄來謂媳婦輩曰處世之道當如是太夫人待婢僕頗嚴肅至衣食之則甚饒凡親鄰窘乏有求必周恤適其心故太夫人之亡而哭者盈巷失聲太夫人生平勤敏力家至年八十猶事紡績瑣務霖以爲諫則曰吾心樂之不覺其爲勞若使吾過於佚乃所以勞吾慮也太夫人持身如此而訓誨諸子婦子孫亦惟慮其流於怠荒焉太夫人生宏治己酉四月廿八日卯時歿隆慶己巳九月十一日亥時子三人長不肖汝霖媳邱氏繼宋氏王氏贈封俱孺人次汝楫以子稷官封

登仕郎媳劉氏次汝梧中都留守司經歷媳羅氏孫男八人長奐皋邑庠生娶吳氏次奐禹邑庠生娶甯氏奐稷鴻臚寺序班娶吳氏奐尹太學生娶劉氏奐益潞南州同知娶吳氏奐爽娶嚴氏賓舜增廣生娶聶氏奐曾太學生娶艾氏曾孫諫娶鍾氏詵娶宋氏日章娶彭氏詠娶曾氏訓娶陳氏詔娶董氏謹娶吳氏諒娶聶氏詡詮說謚論自諫以下皆邑諸生元孫鎰汝霖惟母太夫人慈惠淑慎嚴以持己勤以成家相先大夫使有令名教不肖兄弟使無墮落卽其所操女中之出類拔萃者也雖享年八十有一世方仰其百齡有餘昊天不弔忽茲永逝霖哀痛崩裂莫知所爲茲卜地於三十五都月形將以某月就窆謹采集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行狀

六十四

其大畧以求大人君子誌且銘之至其懿德美行雖霖竭其筆楮有不能紀惟門下辱在親眷知太夫人最深故敢冒以狀懇如蒙慨然允諾則將托諸珉石爲子孫世世無窮之感

祭文

宋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恠巧瑰奇其

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畜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嶮崎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存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乎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祭文

六十五

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蒼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

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人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明

祭羅一峯先生文

陳獻章

嗚呼一峯爲道藝先覺爲仁義鄩鄩爲士庶依託爲當世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祭文

六十六

醫藥爲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爲鼓萬物之風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哀哉尙饗

祭羅一峯先生文

丁積

嗚呼因其言而信其行不待面而識其心先生之生積慕之先生之死積哀之慕之深故哀之切誠以天下之故哀其道之未及施而抱病以沒也豈止爲鄉邦之私而已哉尙饗

祭羅一峯先生文

強克寬

先生之德玉美金良先生之文布帛稻粱先生之節夏日

秋霜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嗚呼哀哉尙饗

祭羅一峯先生文

聶豹

某讀孟子七篇至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嗚呼一峯先生其學夷齊而有得者乎彼脫屣千乘之風餓死首陽無所怨悔而使百世之下聞之而興是豈有所強而然哉求仁而得仁誠於我風於彼也是故卿相之位萬金之富可以坐致而卒以貧賤終其身而日皇皇焉者先生亦何爲哉蓋欲自遂其求仁之志焉耳是故語其文曰高山大川語其節曰烈日嚴霜語其氣曰浩然語其心曰青天白日語其志曰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語其貧賤曰凍餒其妻子死無以爲殮故先生蚤世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祭文

六十七

幾百年也而薄海內外五尺童子皆知吾歐陽之鄉有一峯先生者泰北在望而謂其風非夷齊之風可乎某自童卯先考水雲大夫平居燕暇每語先生遺行以勵某某雖顛蒙已嘗有起而執鞭之願暨束髮游庠獲交中山子劉霖而聞先生之行益詳蓋劉子之翁先生故人也故其詳而有徵執鞭之願奮且益堅夫今天下之頑懦如某極矣乃亦得以自附於廉而有立者之列典則所貽天日煌煌安敢昧其所自哉先生故葬邑里之上原五十年矣乃嗣人惑於禍福之說起窆發棺體魄如生亦可以觀不朽之神而俗園之阡業不可已比及三年毒罹螻蟻嗚呼傷哉痛也豈鬼神者忌先生名實之隆故嘗空乏其身爲未至

而復殘傷其體耶不然則鼎魁碩輔如西墅曾先生者握骸售塚暴棄二十年而始復亦其後人親自爲之耳豈今之鬼神卽今之人心傾忌殘妬顧眩瞽其禍福之機使善者無所於倚而惡者獲福橫而益滋耶嗚呼冥冥傷哉痛也先生還復故邱乃季子榮諸孫郁等實主之而贊理左右霖之公益多也曩者戊寅之歲瓣香絮酒嘗訪先生於金牛故址而榛莽風烟導悲興慨丁酉之冬復得與霖等展拜先生之墓乃表阡未碣墓隧未除宿草荒邱益增感慨於是相與徵金程石戒日襄事而粲盛之田且將有所屬也夫夫定係於人心景福要於身後與其享於嗣人孰若崇於多士故於今稱之比之繫馬千駟者孰爲重輕也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祭文

六十八

茲者襄事告成禮宜昭奠伏惟先生之神不驚不震皎爲日星沛爲龍雨濬發厥祥鑒茲義舉惟嗣人是翼惟多士是迪惟篤祐於善類是力

哀詞

元

羅松野先生哀詞

何 中

先生於大德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得疾至八月初八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五嗚呼先生有首陽之清而無其飢有商山之肆而無其友有淵明之達而無其累義道味真非詭表暴於是爲不可尙已中通家末學受知最深死生之際不同常哀地厚天高悲感無極假辭述慕不在於文

辭曰清濟之波河豈渾旃柯銀根石詎襲彫年孤介絕塵
乃性稟然心與物化孰爲之天温温德人遠有令緒甫在
髫齡萬卷經宇雛鳳鳴陽紫霄彩羽遐邇共期黼黻王庭
性尤邃密玉潤金精筮班鄉漕天路弗陞藝焉斯詘德焉
孰程惟經惟綸擠於林扃深谷採芝閒園蒔藥山窻礪戶
圖書糾錯理窮心逸聖斟賢酌雖憂弗憂沉酣天樂冰霜
其操視色如盲意不詭時矯焉息情寒梅妾媵叢菊弟兄
松筠友契蘭茝宗盟藻繪古今馳驟筆硯珠淚玉烟自然
葱蒨冲淡優柔中涵百鍊豈期雅音於斯獲見唐碑晉帖
精訂博收聞有善書竭力以求空齋晝靜茶香清浮細推
點畫較其優劣琴悟弗彈棋高弗弈仰觀俯察橫陳胸臆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七

哀詞

六十九

才多莫數游藝據德一事之微亦加探測如此風流世何
多得百年猶短梁壞興歌有不必存黃髮皤皤撫膺問天
嘻其奈何嗚呼哀哉追念疇昔惟我志治我唱我和我間
我答忘其輩行以朋儕接豈無他人邈焉弗納昔我來兮
載笑載言今我來兮總帳高懸我語誰契我病誰痊形影
相弔誰爲可憐嗚呼哀哉書几生塵吟窻韻絕芳草空烟
蒼松閒月園禽鳴苦階蛩怨切履痕猶在筇支已歇嗚呼
哀哉東原之陽先生樂之高明深穩幽言是宜千秋永固
體魄安棲咨汝山靈敬共護持兔蟾迭遷哀思曷弭俗薄
愁深不如從死死而能贖良晤可俟顧瞻九原有淚如水
嗚呼哀哉

贊

宋

歐陽文忠公像贊

王十朋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
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元

歐陽文忠公像贊

歐陽元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委靡韓歐
繼作讀者瞻之實啓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拳拳
慶歷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人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七

贊

七十